

南州書樓藏書		
徐	湯	殷
編	字	號
13474		



977394

M1347 4

一 明

卷 皮

樂 府

瀛 士 書



尤展成先生爲吳中宿儒 國初以歲貢餘承平推官
坐撻旗丁左遷偃蹇不遇者有年康熙戊午應鴻詞科
授檢討好作遊戲文見稱於世疊邀

二祖天語褒寵有眞才子老名士之譽士林嘖嘖豔之
入史局纂脩明史分撰志傳三百篇故尤熟於勝國掌
故嘗採其有關治體可新耳目者仿茶陵詠史例成明
史樂府一百首舉明季二百七十年事蹟瑣屑諷詠出
之立言要而不繁持議正而不苛大者如長江大河浩
瀚不窮小者若繁音促節嫋嫋如縷間有衡量得失發
爲論斷之處亦頗引喻合義風趣橫生施尙白稱爲奄
明史樂府 一 讖花盒

序

有前賢橫視一代誠篤論也第世無專行本家弦戶誦
未能徧及讀者慊焉予因由西堂雜俎中錄出付之劄
劄以公同好使之如雲霞日月徧耀寰區其愉快爲何
如耶光緒乙酉季春下澣山陰宋澤元識

自序

昔李西涯以二十一史擬古樂府百篇大抵比事屬辭雖名樂府其實古歌詩之遺也王弼州病其太涉議論以爲十不得一旣而稱其奇旨搆造名語疊出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字字求諧于房中鏡吹之調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倣之豈非西子之鬢鬢之步哉夫樂府之失傳久矣古今異宜卽使起李延年于今日取所謂翁離上耶者而歌之未必能被諸筦絃不如九宮十三腔之合拍也故說詩者但求其興觀羣怨有當三百篇之旨足矣予承乏纂修明史討論之暇間採其遺事可備鑑戒者斷爲韻語亦擬樂府百首雖未敢竊比西涯庶幾存詠史之一體其中別白是非揮寫哀樂不過寄吾意之所在而聲與調固所不卹覽者幸無譏焉

康熙辛酉良月朔日

明史樂府目錄

朱家巷

鄱陽湖

齊雲樓

大都亡

青田行

醉學士

刀筆吏

胡藍獄

思舊主

歌七章

老客婦

玉山行

上梁文

醉仙樓

遜國怨

兩日捷

鐵尚書

十族刑

明史樂府

目錄

景秀才

一卓敬

作佳傳

兩狀元

一郡守

閻門使

生程濟

城門勳

行遜歌

中山女

靖難

永樂頌

頌佛曲

胖和尚

解學士

棄交阯

三楊

江南賦

況青天

南陳北李

北狩

覓魚賺

王先生

活袁彬

沙狐狸

康齋夢

翰林四諫

黑書見

臣安進

石城吏

田州城

三廣公

紅鹽池

何孝子

桃花塢

威武大將軍

劉孃曲

徐髯仙

對山救我

鷓鴣啼

明史樂府

目錄

二

懺花盒

三大功

宸濠反

婁妃怨

鐵夫人

好鄉里

千歲公

三目公

新都歎

大禮二章

根本彗

長生藥

鈴山堂

東樓曲

河套冤

悲青霞

碧血恨

臣夫表

海瑞疏

殺倭

安亭女

三娘子

逐新鄭

惜江陵

弔南塘

礦使出

東林黨

妄男子

進紅丸

雪鸞火

趙高傳

哀應山

池中死

五人墓

定逆案

張家長

皇來兒

武陵誤

雁門哀

甯南恨

思陵痛

明史樂府

目錄

三

懺花盒

吳橋行

福王一

明史樂府

長洲尤侗西堂謨

山陰宋澤元瀛士校刊

朱家巷



朱家巷聖人生皇覺寺王者與仙授藥白光橫神示筭
遂起兵呼聖駕羣兒迎遇顛者告太平打一桶做一桶
朱臺絳衣來入夢三十五魚卜年中皇陵碑言何痛當
時墓田裂一縫異日朝陽鳴雙鳳

太祖先世句容朱家巷人陳太后夢一黃冠授丸藥
吞之及誕白氣貫空異香滿室出家皇覺寺兵亂眾
散帝祝伽藍筭避難守舊皆不從既卜倡義筭卓然
立計遂決西至汝潁夜陷麻湖遇羣兒呼迎聖駕叱
之不見周顛見上輒曰告太平又曰你打破一桶再
做一桶帝嘗夢西北有朱臺數羽士以五采絳衣衣

明史樂府

戴花盒

之又漁潭中獲鯉三十五有陳四來戲罩上竊其五
索還及卽位問劉基朕享位幾何對曰聖壽無疆然
以數言當三十五其間五年假者上忽思竊魚數符
召陳至將殺之問憶往事否曰臣何敢忘在烏龍潭
上曰吾鄉無此潭曰臣于此罩烏龍耳上喜乃官之
計洪武三十年其五年則革除也帝父母歿無棺謀
瘞山谷中道梗絕忽雷雨晦冥明往視之土裂屍已
陷入田主劉繼祖以地畀焉在鳳凰山陽有御製皇
陵碑

鄱陽湖

石人挑動黃河枯羣梟斬竿夜鳴狐武昌城頭陳涉呼
漢兵百萬口吞吳王師夜出大小孤江豚風急殺氣麤
朦朧火攻血模糊真人手挽金僕姑一矢貫睛殞頭顱
康郎轉戰開鴻圖至今壁壘搖菰蒲夜雨鬼哭青燐蕪

當時交鋒何危乎嗚呼韓成烈丈夫紀信誑楚今豈無
滎陽澤鄱陽湖兩高祖若合符

元末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挑黃
河果得石人一眼而蘄黃之兵起太祖征陳友諒至
馬當江豚戲波中周顛曰水怪見損人多及戰小卻
乃以火筏衝之友諒中流矢貫頂顛死方急時帳下
指揮韓成衣上龍袍冠冕對衆投水中後祠康郎山

齊雲樓

齊雲樓下烽烟起三百紅妝同日死高郵草竊舊鹽徒
猶爲殘元殉疆壘成則爲王敗則囚甯死羞作歸德侯
閉口不飲建業水瞑目忍看秣陵秋可恨西風黃菜葉

天亡項羽何須說至今遺老弔戰場閭門流水聲嗚咽

明史樂府

二

懺花盒

君不見老頭兒短婦腳長九四郎死呼張王

張士誠兵敗謂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笑爲劉曰
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驅羣妾侍女
自盡縱火焚之遂自縊也士誠被執不食見帝瞑目
踞坐帝叱曰盍視我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視爾何爲
士誠弟士信爲相專任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僨事
吳人爲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朝
西風起乾癟太祖誅三人風其尸于竿乾焉上微隱
有老媪呼爲老頭兒或爲燈謎像婦人懷瓜而跣隱
語云淮西婦人好大脚朝馬后也上大怒曰張士誠
已死人呼爲張王鼠輩敢爾並屠其里九四士誠行
也陳理降封歸德侯

大都亡

大都亡元帝遜大將軍下班師令彼亦人君焉可問愛
猷識理歸而逋買的八刺免獻俘馮勝已降納哈出藍

王仍擒地保奴緩追逸賊固有道窮兵搜捕奚爲乎咄
哉遇春見何晚棄軍奔訴徐達反達不死醫藥死
御膳蓬跣道哭豈相見可憐舊內酒醒時殿下叩頭起
夜半

徐達追元順帝將及之忽下令班師常遇春大怒馳
歸告帝曰徐達反矣達乃潛還仗劍入謁帝盛怒問
其故達曰元君雖微嘗主中國我執以來何以待之
帝怒乃解李文忠至應昌元主昶太子愛猷識理遁
去獲其孫買的八刺命免獻俘納哈出元臣地保奴
元主次子上嘗飲達酒強之醉使人扶宿舊內夜半
酒醒驚起趨殿下叩拜而日上聞之乃喜後病疽上
數往視集醫調治少差一日忽賜膳達對使者流涕
食之密令諸醫逃逸遂卒帝達跣擔紙錢哭至第命
收斬醫徒夫人大哭出拜帝慰之賜其後事而還

青田行

明史樂府

三 藏花盒

金陵天子氣如龍先生笑飲西湖中小明豎子何足道
大明一出空羣雄雖云天授非人力佐命允推元臣功
惜哉誤入宜孫幕不如抱膝吟隆中賦詩爲弔謝臯羽
西臺慟哭生悲風郁離子犁眉公文成號留侯同高安
授書圯上比一杯竟爲紆臣死青田洞府石門深不信
中無赤松子

基嘗與客飲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大言曰此天子氣
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吾當輔之衆駭而去
後歸太祖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基獨不拜曰彼
牧豎耳奉之何爲當號大明以壓之基嘗佐石抹宜
孫幕今集中有詩題謝臯羽傳後殆爲宜孫作也先
爲高安縣丞老人鄧祥甫授以天文術數其卒也爲
胡惟庸所毒故惜其不能從赤松子遊也

醉學士

天子勸酒羣臣歌殿中學士朱顏醜惜哉臣不勝杯杓
李白一斗豈足多上言但醉無所苦內廐良馬爲爾馱
更賜尙方一端綺百歲之衣著娑娑一歲一朝自今始
夢中談笑天顏喜宮觀盤旋宴幾巡只道君恩長若此
誰知微罪積丘山杯酒未寒加盤水一去青蘿竟不歸
茂州安置夔州死嗚呼學士尙文人何況橫戈躍馬稱
將軍

帝嘗召宋濂飲濂量窄強至三爵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令侍臣作醉學士歌以廢馬送還旣而告歸
賜以文綺曰藏此作百歲衣也約歲一朝旣行語其
子璉曰朕昨夜夢見爾父談笑如常時每至遊宴內

明史樂府

四

懺花盒

廷流連淡旬一日與登文樓躡馬上口先生老矣明
年可勿來濂拜謝至明年上忘前語曰宋先生不來
其有疾乎使人覘之方會飲賦詩上怒命卽家斬之
以皇后太子力救馳赦焉亡何其孫慎以胡黨連坐
復逮濂將殺之又以后諫免謫茂州安置行至夔州
自縊死

刀筆吏

刀筆吏封鄼侯李韓國斯其儔爵上公祿萬戶女納妃
男尚主位第一傳千秋年七十復何求帝制自爲且不
可況輔他人以掇禍造膝密語人不聞十年之後重深
文蕭相下獄幸不死廷無徧尉今已矣從來冤死功狗
烹彼功人也固當刑

洪武十三年詠胡惟庸惟庸增父李存義善長弟也
以逆謀說善長驚拒之惟庸過善長屏去左右款語

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事發上宥善長不問二十三年星變占爲大臣災上疑之時大殺京民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上大怒遂賜死郎中王國用爲上書訟冤

胡藍獄

去年殺韓信今年醢彭越徐常幸前死諸公甯望活丞相戮將軍誅醴泉出井固有跡駝馬入關豈無辜坐以謀反疑有無罪止及身或收拏殺胡黨殺藍黨數十萬人保無枉文武軍民打一網一斗粟一座城一條龍一連鷹革左場狗何紛紛得非此輩之冤魂

惟庸謀逆言所居井涌醴泉邀上往觀伏兵屏內爲內史雲奇告變藍玉北征還捆載無算喜峰關吏夜不卽納遂毀門而入指揮蔣獻告捕伏誅連坐者數萬人見昭示姦黨錄一斗粟以下皆流賊名

明史樂府

五

藏花盒

思舊主

子英上書新天子亡國之臣欠一死不死而走有餘恥聖朝安用失節士願屏海南終沒齒京師雖留非我處一夜大哭思舊主帝曰忠矣放汝身送之出塞從汝君家本洛陽有故土何爲陰山瀚海逐沙塵甯爲異域鬼不作中華臣

蔡子英河南人從擴廓鐵木兒元亡單騎走關中入南山大軍圖形求之械送京師釋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朝廷重之命館于儀曹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曰思舊主耳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出塞

歌七章

君不見九靈山人泛東海麥秀黍離歌慷慨又不見席

帽山人隱吳門殘山剩水聲常吞二子不仕亦不死惟
有子中所爲極難耳江西復廣東破變姓名北山臥棄
妻子浮江湘足已折身難藏使者來引鳩觴辭親友歌
七章歌七章悲元亡嗚呼元亡乃有文天祥

九靈山人戴良席帽山人王逢皆元遺民不仕明者
伯顏子中西域人用奇計收復建昌出使廣東已破
墜馬折一足變姓名浪跡江湖隱進賢北山懷鳩自
隨曰如有強我者以此答之江西布政沈立本遣使
招之子中慨然曰吾死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親
友作歌七章飲酹而死

老客婦

老客婦不再嫁老秀才臺懶下鍼線讓他家徵書求報

罷安車詣闕謝朝班一代春秋筆削間白衣宣至白衣

明史樂府

六 藏花盒

還鹿冠鶴氅躡高屐三弄梅花吹鐵笛仙去還尋九華

伯卻笑老臣有危素和州空守余闕墓

楊維禎築圃松江之上戴華陽巾披鶴氅坐船屋上
吹鐵笛作梅花弄洪武二年遣詹同奉幣徵之維禎
謝曰豈有八十歲老婦再嫁者耶因賦老客婦詞進
御又自述詩云皇帝書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
且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
海死耳上允之賜安車詣闕令修元史纂禮樂書留
宣至白衣還抵家撰歸空堂記曰九華伯潘君迎我
擲筆而逝危素爲學士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橐橐
問誰應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
素實元朝老臣何不和州守余闕墓去

玉山行

玉山草堂陽城曲金粟道人漁莊宿輓袞快馬昔遊遊

桐帽櫻鞋旋裹束青山埋骨向臨濠錦里空存舊茆屋
楊鐵崖倪雲林千載長呼顧阿瑛左把丁香秀右攜翡
翠屏至今風雨界溪夜猶聽高樓摘阮聲

顧阿瑛卜築玉山草堂園亭聲妓之盛甲于天下日
與高人俊流置酒賦詩自稱金粟道人以子元臣爲
元萬戶封瑛錢塘縣男洪武元年徙臨濠卒自爲壙
志以紵衣桐帽櫻鞋布襪纏裹入土嘗自畫小像題
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到處青山骨可埋還憶少年豪
俠興五陵裘馬洛陽街丁香秀其侍兒翡翠屏則鐵
崖妓也

上梁文

西園美人侍宴罷歸來偷立鞦韆下誰家小侯踰短牆
花犬牢牢吠深夜當時王建作宮詞宮裏藏鉤那得知

明史樂府

七 懺花盒

文人輕薄全無忌英主終羞帷簿私上梁文固不免語
言微罪非謀反庭草空梁悔已晚君不見鼉鼓三聲孫
賈戮黃泉客舍誰家宿

高啟宮女圖詩云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
迴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吳中野史載
啓因此詩得禍及觀昭示錄李韓公子姪諸小侯爰
書及帝手詔豫章侯罪狀則知宮中實有是事啟詩
有爲而作其觸上怒宜矣後魏觀守蘇州造新府啟
作上梁文爲御史所糾遂同被戮孫賈以藍黨誅臨
刑口占云鼉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
夜宿誰家上問監殺指揮賈有何語以詩對上曰何
不早奏并殺指揮

醉仙樓

醉仙樓賣酒務前有笙歌後妓女當時命宴羣臣處羣

臣早朝大明宮天威咫尺雷霆中一言失意歐刀死鉤
黨常見班聯空退食委蛇且不暇誰能銜杯語從容詔
書徵賢日日有高人卻向山中走山中有水可樂飢莫
飲醉仙樓上酒

上命工部作十樓于江東諸門令民設酒肆後又增
五門詔賜百官鈔宴于醉仙樓

遜國怨

半邊月兒雲中落四年天子作行腳度牒緇衣遺篋藏
我家故物還皇覺魚服蒙塵數十秋從亡義士幾人留
新蒲細柳年年恨斷雁哀猿處處愁聞說新朝三易主
蕭然白髮投蠻府山河錦繡屬他家猶戀首正一杯土
明史樂府

八 藏花盒

昔日朝班侍從稀故宮阿監獨沾衣西風怕上朝元閣
南望傷心見燕飛我謂老僧歸來誤燕山不是鍾山樹
蒼梧雲密蜀江深何地不藏舊君墓

建文帝頭顱偏太祖撫之日半邊月兒金川失守內
臣王鉞捧太祖遺篋至有度牒衣帽遂披剃出亡正
統五年至廣西思恩府自陳送至京命太監吳亮驗
視帝曰吾昔御便殿食子鵞棄片肉于地汝手執壺
據地飮之尙記否耶亮伏地慟哭歸而自縊乃迎入
西內稱老佛沒葬西山不封不樹

兩日捷

兩日捷有盛庸小河戰保兒功早旗一麾誰當鋒忽然
天半飛狂風發屋拔木捲沙礫睢水昆陽將無同紫髯
騎馬穿營過諸將不敢彎雕弓無使朕負殺叔名咄哉

何似梁湘東

道衍謂燕王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至東昌爲盛庸所敗兩日冒也小河之戰平安斬其將王真夾河之戰庸斬其將譚淵忽東北風大起塵沙漲天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乘風縱擊庸敗走卓旗張死焉張力挽千斤每戰麾卓旗先登至死植立不仆文皇以十餘騎追庸營野宿旦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以上有旨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也

鐵尙書

平原昔有顏太守濟南今有鐵尙書老罷當道誰敢過北平殿下且迴車王入城下鐵板惜哉不中浪沙兔王擊礮豎神脾高皇帝在何來哉國可滅身不屈肉可割罵不絕壯哉尙書真似鐵

明兒樂府

九

鐵花盒

鐵鉞守濟南燕王隄水灌城鉞令軍民詐降伏勇士開門候王入下板幾中王大怒以礮擊城鉞書高皇帝神脾懸城上師不敢擊既被執背立大罵割其耳鼻不肯回顧寸磔之投尸油鍋導令朝上展轉向外終不可得帝大怒令內侍用鐵棒夾持之使北面俄油沸文餘諸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尸反背如故

十族刑

方先生小韓子高皇帝稱莊士老其才輔少聖革除年間枋國是制作紛紛亦徒爾金川門破鼓聲促闕下麻衣來慟哭爲問成王安在哉周公之過誠難贖頭可斷兮詔不草萬死自甘澁十族哀哉八百七十人併命乃成先生名走訴高皇帝聞之亦震驚朕誅胡藍百萬黨未嘗設有十族刑奈何辱我方先生

鄉人稱孝孺小韓子高帝語太孫曰此華土也當老其才以輔汝燕王發北平道衍曰江南有方孝孺幸勿殺王至京召之孝孺衰絰哭闕下王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王曰伊自焚矣曰何不立成王之子王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王曰此朕家事先生毋自苦授筆札令草詔孝孺大批數字擲筆于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王怒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王大怒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礫于市戮其九族及朋友門生爲一族凡八百七十三人

景秀才

文曲星犯帝座緋衣大夫只一个刺不成可奈何豈有藥囊提荆軻生爲忠臣死厲鬼鬼能犯駕無重死瓜蔓之抄亦酷矣榆木川梓宮來此時且避景秀才

景清赴舉時隨安有女爲妖所憑清寓宿妖不至旣去復來問之曰避景秀才耳革命日清爲御史大夫

明史樂府

十 懺花盒

委蛇侍側入疑之先是太史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是日早朝清獨衣緋遂收之得所佩劍詰之曰我忍不死爲此不成天也植立嫚罵抉其齒含血直噴御衣剝其皮草授之械繫長安門駕過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爲犯駕狀上大驚命燒之俄上晝寢夢清仗劍迫繞御座醒曰清猶爲厲耶命籍其鄉謂之瓜蔓抄

一卓敬

北平郡金元定徙南昌乃絕釁隋文楊廣亦一姓孰云至親可勿問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文皇此歎何爲哉樂安之徙所自來

燕王來朝敬密奏北平強糶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萌上覽奏大驚曰燕王至親何得及此敬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上默然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服其識也其後高煦有

逆謀上削護衛徒樂安州謂太子曰此地去北京邇
卽聞變朝發夕就擒矣

作佳傳

入學宮辭孔子衣帶題詩自經死出史局別同官官方
飼豬不暇看一死一生交情見留與若翁作佳傳

紀善周是修與揚士奇解縉胡靖等約同死後皆負
約縉使覘靖動靜方入廁回問家人曾飼豬否縉笑
曰一豬尙不肯捨豈肯捨性命乎士奇爲是修作傳
語其子曰當時吾若同死誰傳爾翁者

兩狀元

宋有兩狀元夢炎與文山明有兩狀元胡靖與黃觀科
第同一時忠奸天壤間偉哉侍中眞丈夫夫人烈女世
亦無甯甘舉室埋魚腹不忍將身配象奴

明史樂府

十一 懺花盒

觀募兵上江聞變大哭謂人曰吾妻翁氏有志節必
死矣招魂葬之明日家人至云夫人給配象奴持釵
釧佯令出市酒肴急攜二女回家屬十餘人投淮清
橋下死矣觀復哭至東陽河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刹
磯湍流中

一郡守

一郡守敢舉兵誰共事黃太卿公朝臣可四出善土臣
守吾職給事來同戮力誓捐軀報希直君不見楊生慟
哭琴川水黃公沈屍忽自起王賓韓奕兩山人何不夷
門送公子

蘇州知府姚善約五郡勤王黃子澄至謀共航海善
曰公朝臣可四出號召善守土當與城存亡後爲許
千戶縛獻文皇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善不屈
磔之給事黃鉞以方孝孺書致善相期許國善死鉞

登琴川橋哭祭之奮身入水死友人楊福日夜泣橋側數日尸忽自出立水中王賓韓奕吳門高隱皆善所禮士也

閣門使

閣門使鐵簡賜谷長史兼理六王事當局不敢讓臣義應如是殿下百世後難逃一个字下詔獄徽髮死嗟乎此真文成子張辟疆豚犬耳

劉璟爲閣門使太祖賜鐵簡令糾不職者既授谷王長史兼提調肅遠度窟燕趙六王事嘗至燕與王弈璟勝王曰公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則讓不可讓璟不敢讓也革命日遠至見上猶稱殿下且曰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个字

生程濟

明史樂府

十一

懺花盒

爲忠臣爲智士死高翔生程濟身免乎軍中祭君免乎宮中剝君乘車臣執轡君登舟臣操棹寒則燎衣飢持糲四海從亡多故人道旁相見惟流涕萬水千山風復雨送君還上金陵去天外龍蛇有日歸冥冥鴻飛不知處

濟與高翔善翔曰願爲忠臣濟曰願爲智士後翔死難濟從軍徐州諸將立碑紀功濟一夜往祭碑文皇見碑大怒椎之遽止曰爲我錄姓名來濟名當椎處得免帝出亡濟以道人從既至南京曰吾事畢矣遂去不知所之

城門勳

龔生十七金川卒提戈難拒燕師入亡命任陽大困中

賣藥歸來已頭白開門小侯景隆死谷王罪坐十八子
諸公薦任本無傷恐負城門一慟耳同時儲福燕山軍
二十好義逃江濱一朝束縛思故主仰天大哭殉其身
杞梁有妻亦善哭深山血淚殷紅裙至今席草生秋墳

龔詡為金川門卒燕師至谷王降詡慟哭去之變姓名王大章走任陽寄大姓馬陳二家匿囿中讀書賣藥授徒二十餘年宣德中始歸周忱薦為本邑學官辭曰詡卽仕無害于義但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燕山衛卒儲福挈母妻逃去旣獲調曲靖舟行次仰天哭日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逆竟不食死妻范營地葬之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往澗邊浣衣有席草生其旁因取織以養姑范沒草亦不生土人義而祀之

行遯歌

明史樂府

圭 藏花盒

佛經太僧易經太俗不如離騷一飲一讀且讀且哭投
之河曲生也松陽死也大竹一解補鍋補鍋鍋破奈何
鍋破猶可國破殺我市上相逢誰與馬公相持相泣月
落山空二解金城雨雪老傭衣葛豈無羊裘葛衣不脫
我來河西之死不歸歸兮魂魄當風揚灰三解亦有樵
夫自沈東湖舊帝安在懷沙與俱千秋義士不傳名氏
古寺遺書九人而已四解

雪庵和尚至重慶大竹隱士杜景賢造寺居之朝夕誦易經景賢止之改誦觀音經好讀楚辭買一冊登小舟急棹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日注酒一壺客至卽飲半酣呼豎兒和歌歌竟瞑焉而寐死之日其徒問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補鍋匠往來夔慶間有從學者

欽之不索謝但令負擔從或後學者至卽遣前人人
呼爲老補鍋忽夔州市逢馬公相顧愕然已而相持
哭哭已相率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別去不
知所終河西傭被葛衣至金城行乞市中明年過河
西依魯家爲傭取直積買羊裘必以葛衣覆之葛益
破纒纒不肯脫有餘錢買牛肉酒與乞兒飲倦作詩
輒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病且死呼主人囑曰我
死勿殮西北風起卽火我勿埋我骨魯家從其言東
湖樵夫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薪詔至臨海湖上人
入縣聽詔歸語樵薪天子登極樵愕然曰舊帝安在
曰自焚矣樵大哭擲擔投河死王詔于治平寺得書
記亡臣姓名有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郭良
郭節何洲何申宋和餘十一人不傳或謂雪菴爲修
撰吳成學衣葛翁爲編修趙天泰河西傭爲監正王
之臣馬公亦稱馬二子爲司務馮灌補鍋爲按察使
黃直樵夫爲鎮撫王景先然表忠錄紀景先死杭州
寺中而樵夫聞詔投湖不類亡臣又衣葛翁河西傭
一事兩人疑傳會之誤南泉坐次一僧叉手立曰
太俗生僧谷掌曰太僧生首句用此

明史樂府

中山女

古 懺花盒

中山開國功第一一兒出師一作賊增壽迎降遭手誅
輝祖不屈甘囚拘魏國定國兩鐵券忠臣佞臣誰能辨
姊爲后妹爲妃獨有妙錦焚嫁衣至尊委禽妾弗許長
信宮中來笑語豈薄皇后不肯爲自稱徐達第三女

徐妙錦仁孝皇后妹次姊代王妃妙錦矢志不嫁后
薨成祖聘之不從宣德中張太后召入宮自稱徐達
第三女宮人竊語此薄皇后不爲者

靖難

七國反誅家令灌將軍出山東定北平起討齊黃曹國
公往金陵亡建文君非景帝燕王亦非吳王濞靖難雖

然百戰功成敗何常總天意太祖生男二十五爲王爲
庶知誰主燕子高飛上帝畿紇干凍雀無毛羽可憐高
煦亦英雄頃刻燒死銅缸中

建文時有道士歌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
上帝畿忽不見宣宗擒高煦鎖繫逍遙城一日帝往
觀視久之煦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踏地上大怒命力
士昇銅缸覆而燔之

永樂頌

秦始皇築長城漢武遠犂王庭文皇六師四征赫赫大
武三曾東通古里瓜哇西極錫蘭滿加不分雁磧龍沙
瀚海天山一家兵威埽淨邊塵殺氣衝風遏雲立馬峯
頭駐軍戰場萬里無人天道好生昭然神祇告夢當還
明史樂府

五

懺花盒

栢人未若長樂沙工豈比榆川

古里瓜哇錫蘭滿刺加皆外國永樂中入貢者上北
征駐立馬峯製銘勒石次荅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
塵野草無一人一騎之跡至開平夢神人告云天道
好生如是者再乃旋師至長樂鎮謂侍臣曰漢高過
栢人慮迫于人朕至長樂當與天下同樂及榆木川
而崩

頌佛曲

天子好學仙天下皆彭錢天子好學禪天下皆瞿曇佛
曲列仙傳御製永樂年張三丰求未至大寶法王西天
賜五色毫光報恩寺菩薩羅漢左右侍紅烏白鶴盤旋
戲六宮稽首羣臣跪我願如來告皇帝善哉不殺第一

義

張三羊號張邈遷入武當山修煉成祖致書招之遣
胡濙徧訪不至御製列仙傳迎西僧哈立麻至京封
大寶法王建壇靈谷寺慶雲天花甘露青鳥白鶴連
日畢集金仙羅漢化現雲表天燈導引幡蓋旋繞梵
唄音樂自天而降上作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胖和尚

雷馨胖和尚乃具殺人相七斤不著趙州衫三尺甯拖
臨濟棒左善世榮國公黑衣宰相老秃翁功業可方劉
秉忠勸人作賊豈釋子出家不了徒爲爾申申晉女嬃

姊

袁珙相道衍曰甯馨胖和尚乃具殺人相此劉秉忠
之儔也後爲左善世賜名姚廣孝封榮國公歸見其
姊拒不納家人強之出立堂中廣孝拜不已姊曰我
安用汝許多拜天下做和尚不了的是个好人遂入

明史樂府

去

懺花盒

解學士

中秋曲讌無明月霓裳鸞簫催不發學士口占風落梅
廣寒殿上簾重揭天子喜見嫦娥宮人滿勸金叵羅教
坊新翻紫雲歌奪天手真才子何爲謫交趾獄吏沃酒
雪中死胡廣中庸亦學士但憶解家離婚耳

永樂中中秋開宴不見月上意不懌學士解縉口占
風落梅一闕云嫦娥面今夜圓下簾不令羣臣見拊
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覽之喜爲停
杯以待夜半月復明上笑曰解縉真才子奪天手也
命宮人滿酌宣勸極歡而罷後出爲交趾參議以趙
王諧下獄獄吏醉以燒酒埋雪中死胡廣卽靖建文
改名上令與縉連姻縉死廣欲離婚其女誓死不從

棄交趾

黎氏篡陳氏絕牽牛踐田牛見奪郡縣雖非弔伐心用
夏變彝民亦悅象山龍水入提封漸看椎髻染華風季
犛獻囚季擴馘南人不反畏英公英公旣還黃公去猩
魂望斷故鄉路可憐不得雲南同交趾棄求陳曷得黎
利辛苦二楊籌國計胸中只有珠崖議

承樂中黎季犛弑主陳日焜立己子蒼陳天平上訴
詔送至國蒼邀殺之上命張輔討滅郡縣其地簡定
拔陳季犛反輔復平之尚書黃福撫交有威惠及輔
福俱還中官馬騏虐其民黎利復反許言得陳氏後
曷求封宣宗與楊士奇楊榮謀許之利竟殺曷而據
其國

三楊

明史樂府

七

懺花盒

西楊酌酒醴東楊調和羹南楊無所爲簪筆詠太平三
公四朝登廟堂祖德聖德同膺颺繩愆糾謬錫圖章斯
時黎寇畔南方樓船採寶下西洋麓川兵興搖邊疆奄
寺萌孽亂天常何不綱繆思豫防國家閒暇方樂康張
燈賜宴夜未央至今相業稱三楊嗚呼嘉靖三楊亦一
姓詔獄市曹何不幸

西楊士奇東楊榮南楊溥仁宗以繩愆糾謬圖書賜
士奇等宣宗製祖德詩士奇等獻太平聖德詩正統
初遣太監王三保出使西洋所獲珍寶無算命王驥
率師征麓川思任發轉餉半天下浸有王振之禍嘉
靖三楊楊繼盛楊爵楊景

江南賦

江南賦民獨苦征一石解萬戶周尙書來何暮減官田
十之五濟農倉補不足濬六湖成沃土二十餘年歌且
舞誰其嗣之赤厯簿尙書不來吏呼怒民獨苦江南賦
周忱巡撫江南奏減蘇州等府重稅定濟農倉法以
官鈔平糶且勸借積儲以賑飢民與况鍾謀濬太湖
傍山楊城昆承沙湖尙湖六處田乃豐登

况青天

况青天善惡簿投釘胥空中仆我亦吏也除其蠹蘇州
刺史稱獨步生平不識尤文度絡絲巷中曾一顧

鍾初視事陽爲木訥胥持文書皆不問當否便判有
弊默識之既期月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
某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胥駭服不敢
辨鍾命裸之令阜隸四人輿一胥擲空中擲死立殺

明史樂府

大櫬花盒

六人又斥貪官五人庸懦十餘人立善惡二簿賞罰
百姓人呼况青天文度先從祖少參也况入覲西楊
謂曰君爲廉吏不識尤文度耶歸而訪之絡絲巷中
一老也

南陳北李

南京有一陳太學無棄人北京有一李太學多端士李
先生講五經公侯環坐聽鹿鳴橋門荷校辱非刑諸生
舉幢呼闕廷會昌上奏太后驚陳先生考績至手書四
箴返金幣招之不往守吾志危哉履虎幸不噬兩賢道
同命則異君不見西市將殺薛夫子竈下老僕哭不止

李時勉爲祭酒張英公偕侯伯二十餘人詣監聽講
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列坐燕飲歌鹿鳴
之詩如古儀王振銜其不附已誣以擅伐彝倫堂前
官樹以百斤枷枷之諸生石大用等上章請代助教

李繼求援于會昌伯孫公適生辰太后賜餽孫附奏
往年國學李先生不過一幅帕得大人先生臨賁爲
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爲朝廷桁楊之臣坐無此
公不樂太后卽邀上譙讓之上遣問知振所爲飛詔
得釋振又慕陳敬宗值其入覲招之不至以厚幣求
書四箴冀其謁謝也陳走筆書之而返其幣卒不往
振將殺薛瑄有老僕泣于廚下振問之日聞今日薛
夫子將刑耳振意乃解

北狩

大明天子雲端坐誰人推向沙場墮窩兒帳外黃龍臥
赤光籠罩望如火也先耶伯顏耶大同賽刊耶今日宰
牛明日宰馬大婦唱歌小妻洗淨風吹草低橐駝盈野
送君還歸羣呼者君不見周驪山魯鸚鵡青衣行酒
愍懷辱五國城中微欽哭

明史樂府

九 幟花盒

上旣陷下馬盤膝面南坐首衆擁見賽刊王上問曰
子其也先乎伯顏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
驚馳告也先或勸殺之伯顏大怒曰大明天子雲端
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眾死亡中鏃矢不沾
吾知天意有在也當報中國遣使迎還一旦復坐寶
位豈不有萬世美名哉眾皆曰者者然詞也乃送
伯顏營中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設宴妻妾以
次奉酒歌舞爲娛又進窩兒帳房一頂每見赤光籠
罩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

覓魚嫌

上皇狩在土木國有君難迎復上皇返在南城君有子
難力爭少保本爲社稷計竭其忠貞圖事濟不濟則以
死繼之此一腔血灑何地當時景帝果不起不于上皇
必太子謀立襄藩豈有之不過亨等意如此石將軍下

獄死武功伯戍金齒天道復反反乎爾旌功祠西湖南

鷺鷥冰上走何處覓魚噉

謙嘗自歎此一腔血灑于何地石亨等誣其迎立襄
王王文反復爭辨謙俛首但言亨等意已如此辨之
何益時有語云鷺鷥冰上走何處覓魚噉魚噉與于
謙同音

王先生

太皇太后女堯舜宮嬪加刃誅王振不見高皇登鐵牌
內官不許干朝政振乎毀牌太縱橫天子亦呼王先生
先生一開口天子下殿走蒙塵事可哀奪門名亦醜橫
尸百萬誰首戎天子猶念先生功詔取沈香雕小像巍

巖寺額稱旌忠

明史樂府

二

織花盒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
上東立太后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事必
與之計上受命既宣王振至俯伏太后顏色頓異曰
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
上跪請諸大臣皆跪久之得釋太祖置鐵牌高三尺
上鑄內官不得干預朝政八字在宮門內振私去之
三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官不預上使人視王先生
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上
聞蹙然另設宴焉復辟後思振復其官刻木為像招
魂葬之祀智化寺賜額曰旌忠

活袁彬

上皇雪夜穹廬宿袁彬兩脇常溫足亦有哈銘手壓腹
患難何常安樂促客星犯座忽已忘介山焚死不言祿
當時誤聽門達言忠臣幾斃錦衣獄若非彩匠擊登聞
安能還我活袁彬

上在行營每夜天寒令袁彬以兩脇溫足一日晨起謂哈銘曰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候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子陵事後彬爲門達所誣上卽令達鞠之曰從汝拏問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彩漆軍匠楊塤發憤疏救得免

沙狐狸

沙狐狸手穿六羊雙肩持汲水採薪燔燒之供奉御營勞不辭如何駕歸不相隨幕庭富貴空爾爲挾爾妻約爾子幡然家向南朝徙白頭重入玉門關卻笑李陵塞外死繡香囊爺爺賜後宮尙識娘娘製百世長傳千戶第沙狐狸閣上麒麟舍爾誰

明史樂府

沙狐狸以衛士侍上嘗以御膳乏告也先與六羊沙裂其衣聯爲長條二各繫三羊擔著兩肩而行旣

三

懺花盒

至復出數里外取水取薪每往返必叩頭復命也先異之駕旋不及隨留彼中爲頭目納婦生子爲富貴大族時至柔顏三衛市馬宏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密約明年來歸聞于朝及期果至驅其一家南還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沙出一繡囊先帝所賜曰此周娘娘手製也太皇太后覽之曰此真老爺爺物上乃官以千戶賜宅一區

康齋夢

楊龜山由蔡京吳康齋由石亨布衣驟陞宮僚榮超然謝職誠全名高節可以抗天子乃稱將軍門下士哭卓幸免中郎死夢文王夢孔子文王曰咨子曰否理學生竟如此漳州亦有陳剩夫上書不報獨何與

石亨薦吳與卿徵至授爲諭德不拜辭歸嘗跋亨家譜自稱門下士康齋日錄記夢文王夢孔子來訪者

再識者鄙之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
不報蓋亦間康齋之風而起者與

翰林四諫

翰林四諫名誰何楓山定山黃與羅內殿燒燈踏姪娥
外廷傳柑進豔歌闕下杖者血滂沱直哉三君名不磨
一峯抗疏前乎此文達先生媿弟子起復不過一年耳
亡何又見陳文死寄書爲報南陽李

成化初有旨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麓山燈火詩編修
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疏諫廷杖謫外先是修撰羅
倫論李賢奪情事貶時稱翰林四諫賢起復在成化
二年五月其年十二月卒倫之逐內閣陳文與有力
焉文死無名子投挽詩云九泉若見南陽李爲道羅
倫已復官

黑胄見

明史樂府

三

藏花盒

黑胄見西廠設出猺種大藤峽太監來仗兩鉞惜哉威
甯膝乃爲豎刁屈不堪陳鉞與同傳彼六卿者何足算
異哉燒葱復搗蒜

成化十二年黑胄見十三年置西廠命汪直刺事直
本大藤猺種人謂黑胄之應也中官阿丑嘗于上前
作院本裝直持雙斧行或問故曰吾將兵惟仗兩鉞
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越亦曰所不
堪者他日與陳鉞同傳耳尙書尹旻借諸卿貳欲謁
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
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直叩頭出旻等入見旻先
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旻曰吾見人跪特
效之耳時有語云都憲叩頭如搗蒜尙書扯腿似燒
葱

臣安進

臣安進房中表一小篋稱元老昭德宮穿通巧萬年枝

豈長保三台星何可禱摘牙牌請出了黃閣誰人裂白
麻耐彈尚有劉棉花

憲宗萬貴妃居昭德宮有寵萬安以同姓結其兄通
得入內閣孝宗卽位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
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
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糾之上復
令恩以疏示安每展一卷安跪泣求哀恩摘其牙牌
日請出矣乃惶遽索馬而歸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後
用也劉吉亦與萬家聯姻屢彈不去人號爲劉棉花

石城吏

三巴書生一年少手持封章天門叫身親三木氣不撓
西風竄走五羊道長沙痛哭死何早石城吏目官雖小

卻笑紙糊三閣老

明史樂府

三三 鐵花盒

鄒智年十六中解元鄉人聚觀督馬上吟云龍泉巷
內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
何用太相驚後以直言謫石城吏目卒年二十六時
有語云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尙書

田州城

田州城太守行一馬二夫無寸兵田州峒太守坐飽啖
麥飯營中臥逆卽賊順卽民畀爾穀帛貫爾身歡呼如
見孔聖人聖人兒孫真奇絕林間秀才皆重活

孔鏞知田州甫三日峒獠猝犯城鏞謂孤城難守宜
諭以朝廷恩威眾難之鏞曰此吾城也吾當行乃乘
一馬二夫控絡啟門出賊問之曰吾新太守也至爾
峒有所言賊叵測導以行遠入林箐間二夫已逸夾
路裸人于樹叫呼求救問之秀才也鏞不顧徑入峒
下馬立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眾問誰曰孔大
守賊曰豈聖人兒孫耶皆羅拜鏞曲諭之曰能從我
當宥汝罪以穀帛資汝不從殺我官軍來汝當之矣

衆愕如命鏞曰我餒矣衆殺牛馬爲麥飯進鏞飽啖
之曰晚矣可卽此宿留一日賊控馬送出林間鏞顧
曰此秀才皆好人可釋之遂解縛去抵城衆疑拒不
敢開鏞笑語賊我當自入城乃出犒汝遂取穀帛從
城上投與之賊謝去終任不復出

三廣公

爲縣丞常渴睡爲撫治多奇計陶家軍出不意賊去不
追來不拒朝集暮散無期會杯酒未寒捷書至赤眉犇
走黃巾斃潯梧西雷廉東至今人呼三廣公

陶魯爲新會縣丞從韓雍軍中好睡被撻問之曰無
事耳乃委令治賊嘗平後山恩平新甯潯梧雷廉諸
賊擒斬共數萬計親冒矢石用兵如神賊聞陶家軍
至輒奔避不及嘗宴客樽俎未撤報捷至矣歷官撫
治人稱三廣公

明史樂府

紅鹽池



三
藏
花
盒

榆林關前雪尺五將軍張燈夜歌舞美人環立氍帳中
琵琶三絃交手語塞上健兒探事歸抖擻雪花滿鐵衣
吉囊十部在指掌魚河千里去如飛將軍喜劇坐飲之
再飲再談予金卮金卮痛飲膽如許絕妙雙鬢并乞汝
小校再拜死不辭銜枚疾走紅鹽池逆風躡鹵鹵不知
斬首四百方班師百戰功成賜鐵券胡笳吹白兩鬢絲
漢法一朝挂吏議故李將軍誰見思莫向山頭望廷尉
有放雲中魏尚時

王越在延綏夜雪張燈豪飲氍帳中小校偵事歸刺
報甚悉越喜以金甌酌酒坐而飲之已卽予以金甌

校得賜益賜所欲言越大喜指女妓尤麗者謂曰若無妻乎以此予汝紅鹽池之捷半夜襲寇以逆風往返用小校向導力也越封威爵伯以汪直敗奪封編管安陸宏治七年邊警起總制甯夏經略哈密大破寇于賀蘭年七十二卒于軍越有詩云鬢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讀者悲之

何孝子

蕭山酷吏猛于虎御史銜冤無處吐孝子亡命奔蘇州磨刀霍霍思復讐歸來置酒告親族白衣滿堂皆慟哭手持鐵尺覆其輿矐其雙目剔其鬚但令痛毆猶勿殺雖赴家難守國法銀鐺竝絀叫公府上書還搥登聞鼓使者治獄互同異充軍終後復讐議孝子殺賊非殺官爲父受罪復何言罪可赦兮名不滅湘湖之水無時竭

明史樂府

三五

懺花金盃

何競父舜賓以御史謫戍廣西赦還蕭山有湘湖爲豪家占舜賓揭縣奏復之縣令鄒魯入豪家賄誣以盜署事印且逃軍無赦牒押赴原所密令解役途中侵辱之以濕衣閉其口壓死競匿父友王鼎家久之魯升任將行競潛歸與親族謀伏道旁袖鐵椎擊之垂斃竝鎖訟公府而預令人誅闕下上遣官雜治之未得直母朱媿登聞鼓命覆勘解役吐實擬魯殺人律斬競殿官戊後遇赦歸喪服終其身

桃花塢

桃花塢中有狂生唐伯虎狂生自謂我非狂直是牢騷不堪吐漸離筑禰衡鼓世上英雄本無主梧枝旅霜真可憐兩袖黃金淚如雨江南才子足風流留取圖書照千古且痛飲毋自苦君不見可中亭下張秀才朱衣金

盲天魔舞

唐寅舉解元以同舍舉子徐經及考自程敏政事連下獄論發浙藩爲吏不就放浪江湖歸築室桃花塢與客殷飲其中自傷放廢無所建立譬諸梧枝旅霜苟延何爲復感激曰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作悵悵詩云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良可悲也寅友張靈酒狂嘗與寅飲可中亭朱衣金目作天魔舞

威武大將軍

平陽侯張公子威武大將軍三君一轍耳漢家天子自待邊大同宣府往復還朕稱將軍封萬戶驃騎當屬江與錢旌旗獵獵向北駐樓船搖望南渡豹房家裏樂未終更覓春江花月處朝登牛首山夕宿鳳凰臺吳陵放鷹玉兔出龍江打魚金鼇來鄱陽凱歌何雄哉戎服

明史樂府

三六 懺花金盃

簪花金銀牌揚鞭卻指隋隄笑一狩江都竟不回

武宗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爲威武副將軍彬與錢留皆賜國姓爲義兒居豹房樂宣府稱曰家裏南巡宿牛首山漁龍江又漁清江浦范光湖獵揚州命總兵神周搜括奉御鷹犬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軸一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

劉嬈曲

美人別我張家灣臨行脫贈玳瑁簪蘆溝走馬道旁失相思春草盈江南江南雖好美人遠萬乘屬車空偃蹇不辭跋涉踐佳期扁舟仍載西施返當年枉笑李師師手破新橙只片時何似君王憐碧玉南巡萬里奉恩私雙棲燕子長生殿竝宿鴛鴦太液池君不見揚州城中

殿脚女宮妝十萬鬪眉嫵若比劉嬈色如土

上南巡與妓劉氏有約劉贈一簪且以爲信過蘆溝馳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得至臨清使召劉劉以無信辭上乃乘單舸疾歸至張家灣與劉俱載而南道遇湖廣參議林某入其舟奪其妾以去太監吳經在揚州喬旨刷處女寡婦入總督府上閱太監張雄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

徐髯仙

金陵城東徐髯仙快園行樂彈歌絃忽然月夜來鳴鑾
夫婦蒼黃皆出拜家無宿具供鮭菜官家大嚼良稱快
晚靜閣釣金魚浴龍池挽御裾禁榻同臥起掉首辭公
車南徐相公迎乘輿進獻便繁嗟弗如

徐霖居金陵築快園極遊觀聲伎之樂上南巡臧賢薦入行宮應制詞曲嘗午夜乘月幸其家夫婦蒼黃

明史樂府

三

懺花盒

出拜上命置酒家無供具以蔬筍鮭菜進上喜爲引滿而去又御晚靜閣垂釣得一金魚宦官爭爲之上大笑失足落池中袞衣沾濕快園中有宸幸堂浴龍池紀其遇也賜飛魚服扈從還京宿御榻前授官回辭會上賓歸里霖長髯上戲翦以爲號故號髯仙南徐相公揚一清也上幸其宅廣有所獻

對山救我

劉家老公性烈火滿朝公卿銀鐏鎖磨刀將殺李崆峒
惟有對山能救我對山慨應真吾事騎馬上門謁中貴
今日何好風吹得狀元至老公倒屣小璫跪焚香把酒
勸公醉醉公酒我不辭我一言公三思力士肯爲太白
屈此事非公誰能之老公笑請先生坐當爲狂生免其
禍解衣脫帽爲公舞鋪糟啜醢無不可明年天子誅老

公朝裏交章薦崆峒可憐對山罷官去一身零落污泥
中對山救我李北地誰救對山康武功且呼少年共豪
飲手彈琵琶曲未終琵琶嘈嘈絃何急聲聲似訴負情
儂

劉瑾慕康海名欲招致之弗往會李夢陽代韓文草
疏劾瑾下獄瑾將甘心焉夢陽從獄中出片紙曰對
山救我海見之曰是誠在我我何惜一官不救李死
耶卽馳詣瑾瑾大喜焚香延上坐曰今日何好風吹
先生來命設席海曰吾有言公聽我當雷不然去矣
瑾問之因言關中火才且曰曹操殺禰衡假手黃祖
此奸雄小智惟高力士爲李白脫靴乃容物大度也
瑾俛首曰先生豈謂李夢陽耶此人罪當誅今爲先
生釋之歡飲而罷瑾敗海坐落職爲民歸沂東以聲
伎自娛間作樂府使青衣歌以侑觴故城馬東田所
傳中山狼或云爲空同作也

明史樂府

鷓鴣啼

三

懺花盒

鷓鴣啼行不得子規啼歸何日當時一言便同行劉謝
之間何默默去一公來一公窮苦魚菜折字工臺閣大
筆稱詞宗老將至學中庸可憐四歲舉神童

李東陽在相位入有亡名子投詩云才名直與斗山
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
規啼劉健謝遷旣行李臨別流涕劉曰何用今日哭
爲當時出一言則同去耳劉瑾旣誅張永矯之爲窮
苦魚菜詩李拆窮字甚工

三大功

湊頭寨大鬢敗鄱陽湖宸濠俘思田府蘇受撫三大功
推王公仙非仙禪非禪學聖學覺後覺爵世封祀瞽宗

彼邪說肆媒孽我耳冷爾眼熱

王守仁撫南贛勦湖頭賊池大鬢等宸濠反擒之鄱陽湖總督兩廣士酋盧蘇王受來降思田平嘉靖中封新建伯後以桂萼譖革爵隆慶復封萬曆從祀孔廟當封爵時用纊蔽耳或戲之日先生耳冷耶荅曰非我耳冷乃公眼熱耳

宸濠反

富王鐵笛吹不已南昌城頭烽烟起帝星江漢圖不軌烈哉抗節孫與許天無二日豈二主惟有赤心誰從汝

劉養正李士實道學老臣甘作賊何異吳十三凌十一

宣宗時置王權奏求鐵笛命工製與之正德中帝星明江漢間劉養正夙談道學通天文及兵法讜緯故勸濠舉事李士實以待郎致仕在家老矣爲僞太師凌十一吳十三皆大盜濠黨也濠將反乘鎮巡三司

明史樂府

三九

鐵花盒

官謝寔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巡撫孫燧曰請密旨看濠曰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無二君有太祖法制誰則敢違按察許達挺前大罵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遂並殺之

婁妃怨

紂聽婦言亡君違婦言死欲洗妾身清視此彭蠡水妾身羞作叛臣妻忍脫簪環供浣衣漢皇重色不擇耦入宮恐爲巢刺妃君不見花藥夫人小周后古來亡國無

烈婦

宸濠反妃泣諫不從及在檻車泣謂人曰昔紂聽婦言而亡天下今我不聽婦言而亡家國

鐵夫人

武皇南巡臣拜杖良人繫獄妾心喪妾家兒女本無知

焚香籲天誠有之還騎拏來坐呪詛夫婦牽連入園土
妾今有身不任刑惟拌一死謝夫君情辭慷慨相決絕
法吏滿堂誰忍聞一旦天恩竝放歸都人夾道盡沾衣
還將前日香重燕長祝君王罷六飛

林大輅諫南巡拜杖下獄妻黃氏留邸舍朝夕籲天
祈免覬騎偵得之以呪詛告上震怒并逮入獄大輅
受訊楚毒不肯承主者危詞怵黃黃嫌慨對曰妾夫
被繫妾焚香告天幾幸皇輿不出忠良獲宥則誠有
之庸敢有他妾以兒女子無知使吾夫重獲罪戾妾
惟有一死以謝皇上并謝吾夫妾方有身分不受刑
請速賜以死則微惠于執事多矣在者口噤而罷居
五月得釋夫婦偕出獄都人夾道聚觀歎息泣下稱
爲鐵夫人

好鄉里

明史樂府

三

穢花盒

好鄉里河下喜好男子諸璫喜丰姿爭羨張郎美爲郎
兩歲作尙書四時仕宦誰能比撫州新嫂已見奪乘輿
又奪平陽妾君王曾竊林家姬小臣效顰何足嗤

焦芳薦張綵于劉瑾瑾見之喜曰好鄉里及陞見谷
張輩皆歎曰好男子瑾居河下人以此呼之撫州守
劉某繼娶美綵過之曰吾有求于若某曰一身之外
皆可以奉公綵曰吾所求者新嫂也若已許我矣某
錯愕不知所對俄昇夫至則迫之升輿矣又欲奪平
陽太守妾不與將中以法懼而獻焉林家姬見前注

千歲公

焦芳門下生劉瑾千歲公是父是子有黃中父子聚麀
亂牀第更將曲筆穢信史掘其墓焚其里縛其衣冠磔
其體千秋快賊趙風子

焦芳拜瑾門下稱爲千歲公其子黃中爲侍讀士官
岑濬沒入家口有妹殊色芳求瑾得之後臥病黃中
悉焉芳修孝宗實錄詆毀名臣號曲筆趙風子入泌
陽芳走免發其先世冢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
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

三目公

三目楊公真丈夫被甲上馬奮臂呼御史行間便液下
乃公談笑好以暇築邊直至花馬池紅山回軍重賦詩
歸來丁卯橋頭臥闌門又報宮車過卻因議禮附書生
再入中書牴角爭洛陽咄咄意不足南海叟叟終見逐
出將八相功莫比仕宦不止車生耳我丈夫也似婦人
彼夫人兮猶處子

明史樂府

三 藏花盒

楊一清額上一穴如眼號三目公嘗創修花馬池邊
牆圖復河套勦逐海西逋昔一御史劾之上令至軍
中視狀方戰便液俱下一清使人馬上夾持之乃定
家居京口武宗幸其第賦闌門歌以獻後以大禮議
合璉芻薦入內閣過洛陽見劉健健讓之曰君不自
愛惜貪功冒進爲吾羞羞矣咄咄而入旣與璉芻忤
相爭爲霍韜所訐劾籍歸疽發背死一清天閣貌似
婦人夫人臨沒問之曰無他言但吾至今猶處子耳

新都歎

新都才人官玉局入朝手撼天門哭相公之子狀元郎
杖血淋漓投永昌永昌市上擁諸妓簪花塗粉雙了髻
白綾新絨絲毫光酒酣起舞龍蛇字蠻童笑殺老顛狂
萬里雲南作醉鄉相思獨有深閨婦盼斷金雞下夜郎

楊慎兩上大禮疏糾諸臣撼奉天門大哭上以宰相
子倡首大怒廷杖者再調成永昌衛慎詩酒自放嘗

醉傳粉作雙丫髻插花諸門生舁行市中諸伎捧觴
從之士酋以精白綾作被遺妓妓服之酒間乞書醉
墨淋漓諸酋輒購歸裝潢成卷慎聞亦用自快有規
之者曰老顛欲裂裂風景聊耗壯心耳婦黃氏嘗寄詩
云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大禮二章

興獻帝興國后宜尊本生爲人後稱宗耐廟何其謬永
嘉逢君登庸驟萼韜獻夫相左右發言盈廷罪不宥君
之視臣如讐寇大禮定大獄興庇郭勛出張寅署三法
彼何人嗟哉失禮又失刑

明倫典問誰作唱者璵和者萼筆者方削者霍浹與綰

唯且諾天子有私臣朝中皆黨人武夫何知咄郭勛配

明史樂府

爾祖英烈傳中山愕眙開平歎

嘉靖七年明倫大典成加張璵等官定楊廷和等罪
李福達者妖賊王良黨漏誅更名張寅入京往來郭
勛家事發破獲御史馬錄擬重辟勛胎書囑免錄不
從并劾勛勛自誅以議禮觸眾怒爲言上令逮福達
等至京三法司會訊如前議上怒令張璵桂萼方獻
夫署三法司鞫之盡反其獄釋福達論錄等罪數十
人天下冤之勛旣得幸私編英烈傳爲祖郭英領功
配享太廟

根本慧

根本慧腹心慧門庭慧羣妖婦地偷龍睡慧未退兮字
將至大馮君小馮君忠臣孝子出一門刺血上書動至
尊但看六月飛霜雪君門之慧乃可滅

慧星見東井御史馮恩疏言張孚敬根本之慧也汪
銚腹心之慧也方獻夫門庭之慧也乞斬三奸以應

更新之象上怒速繫卽訊擬斬子行可刺血書疏自縛闕下請以身代上聞之動容曰忠臣孝子乃出一家耶得減死成雷州

長生藥

五利戮文成死致一真人上天去復有紫府神霄兩高士天子齋居日夜禱祠相公直宿爭獻青詞楮衣半道斷首滿稽殺人媚天修元奚爲四十五年元氣斲王金方進長生藥

嘉靖五年封邵元箴爲致一真人十五年卒以陶仲文爲神霄宣教高士段朝用爲紫府宣忠高士四十二年鄂縣方士王金進靈芝五色龜命煉長生藥

鈴山堂

明史樂府

三
藏花盒

介溪讀書鈴山堂文章聲譽傾西江惜哉彥回本名士何不官止中書郎六十以後方入相二十餘年恣狼伉下場還我窮秀才養濟院中猶無恙泰山冰山安在哉萬年遺臭骨一堆侂冑幸免玉津戮秋壑終向木綿埋滿朝彈章不能死卻斃仙鸞書一紙君不見宮中有怪其嚴乎十目所視十手指

嵩籍沒時曰還我窮秀才去也寄食養濟院以終方士藍道行以扶鸞得幸上密問輔臣賢否道行爲亂仙對具言嵩父子奸狀上曰果爾上帝何不殛之曰留待皇帝正法上默然宮中有怪十手十目人誑之王世貞曰此出大學

東樓曲

宣和蔡京有蔡攸嘉靖嚴嵩有東樓自古亂臣生逆子
猶如鴟鴞產鳩鷓嘗聞堂中鎖酒客又見榻下積淫籌
獠犬狂易吠不休更助爪牙羅與牛趙家鄢家兩義兒
脅肩搖尾甘爲之懋卿方算天下策文華再視海上師
綵輿十二昇豔婦鐵騎三千喪醜倭羣奸相噉一正絡
可憐忠良日誅削太阿倒持柄旁落天子游仙坐齋閣
嵩嘗宴客朝貴畢集中席倦起顧曰世蕃陪客蕃怒
其呼已名令滅燭鑿門諸客一夜匍伏不得出籍沒
時見榻下綾脫堆積人曰此淫籌也每御女以此記
數羅龍文牛信其家人也東南倭亂趙文華視師海
上騷擾數年駭懋卿總理天下鹽政其妻從行裝五
綵輿以十二女昇之

河套冤

明史樂府

三
懋花盒

嚴夏兩家雞相鬪曾銑仇鸞袒左右嚴雞方勝夏雞孤
銑欲劾鸞何爲乎套未復身先死朝璽書暮西市將軍
橫尸何足言宰相駢首瀆無冤君莫哭君不見朱仙鎮
上風波獄

京師市語呼江西人爲雞嵩當國時江西士紳賀生
辰嵩長身聳立諸公俯躬趨謁高拱旁睨而笑嵩問
之曰偶思昌黎鬪雞詩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是
以失笑耳相與鬪堂而散

悲青霞

青霞意氣何矯矯酒酣痛讀出師表林甫檜嵩三賊臣
象爲木偶射其身但弔沙場哭冤鬼誰料孤臣此中死
戮冠手劍顯忠魂兵書赤牘至今存

沈鍊爲錦衣經歷嘗飲世蕃所酒酣讀出師表慷慨
泣下已劾嵩父子十罪杖四十謫田保安邊人從鍊
遊爭唾罵嵩東芻爲偶人三像林甫檜及嵩而射之
嵩聞大怒以屬總督楊順順應州之敗殺邊民獻馘
鍊心傷之爲詩云試聽沙場風雨夜冤魂相喚冤頭
顛順恚且懼會捕白蓮妖黨鯨鍊名籍中嵩從中下
其事戮之榜示邊塞禁藏沈氏遺文諸生武崇文歟
其藁將火之忽中惡仆地見鍊峩冠緋衣手劍叱之
懼而瘞之後圖事白穴地出之今所傳鳴劍集兵書
赤牘是也

碧血恨

一仇鸞困君死相嵩父子百倍此惜哉不聽夫人言何
以報爲且歸耳五姦十罪春秋筆嘗聞君明則臣直直
而無禮或有之詐傳令旨是何律風吹枷鎖滿城香絕
命吟詩堪於邑冥冥知已有應生藏血三年當化碧

明史樂府

三
藏花盒

仇鸞旣誅上思揚繼盛言自謫所遷至兵部員外繼
盛中夜咤歎曰何以報上恩妻張氏曰公休矣一仇
鸞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倍鸞也何以報爲且歸
耳繼盛慨然曰吾知所報矣遂上疏劾嵩十大罪五
姦上怒其引用二王擬詐傳親王令旨律絞或曰不
犯律犯聖經直而無禮則絞也繼盛每朝審都人夾
道擁觀指曰此天不義士繼盛口吟云風吹枷鎖滿
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臨刑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
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獄吏應生奉事倍
至繼盛感之日藏吾血三年而化碧必有以報應生

臣夫表

臣夫在獄十六年家有老親八十九臣妻置妾未相見
旅舍淒涼誓同守欲歸則棄夫欲留則違舅棄夫斷體
粥違舅闕箕帚臣願代繫獄放夫暫回首生當還囹圄
死得瘞隴畝此疏不忍讀讀之血三斗彌留始解網覆

益既已久嗚呼夫忠臣妻烈婦可與蘇張三不朽

沈東以劾嵩繫獄十六年妻張氏上疏求代法司亦爲之請不聽明年始放出夏言之誅妻蘇氏請以身代上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耶繼盛妻張氏上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爲嵩所抑不得達

海瑞疏

世宗在位四十五建言諸臣皆團土末年乃有海瑞疏直許乘輿于上怒擲地不已繞殿步莫走一官左右顧忠臣豈肯逃亡去再讀再思旋悔悟大行賓天應釋汝獄吏酒肴相勞苦但願飽啖得死所誰知晏駕驚聞訃仰天一哭還嘔吐此日方看臣哭主當時尙擬子罵父

瑞疏上上覽之大怒投于地繞案而行曰莫教走了

明史樂府

一官左右女官竊語曰彼爲忠臣豈肯走耶已復取

再讀之感動太息留中數月會上疾煩懣批下錦衣衛拏問擬子罵父律未決土崩獄吏知瑞必釋攜酒肴慰勞瑞意將刑飲啖不徹吏曰先生今日何歡甚瑞曰欲作飽鬼耳吏曰先生無誤上晏駕矣瑞聞大慟嘔出飲食乃已

殺倭

汪直戮徐海沈罪不容于死殺降則非刑少保功成竟仰藥不侯豈獨李將軍朝紫芝暮白鹿殺人如草沙場哭

胡宗憲以簪珥遺徐海妾翠翹說海降海感之縛陳東以獻使居東沈莊趙文華潛師襲之海敗溺水死汪直徽人與胡同鄉以金帛誘之降許爲都督直率其黨詣軍門宗憲待以賓禮具狀聞請赦之上不許乃密檄按察使收斬之宗憲以平倭功加少保後爲陸鳳儀所劾逮至京自殺宗憲嘗進白鹿使徐渭爲

表上喜之沈明臣作饒歌醺酒高吟至狹巷短兵相
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起將其鬚曰何物沈郎雄
快如是

安亭女

安亭女遭惡姑樓艾緘定婁豬醉乃翁役吾夫闕吾室
牽我襦莫織幌窗折梳奮舉杵擊狂且狂且羞惡姑怒
斧且錐斃牀下縱火焚尸骨不化淫人伏法天誅之一
鄉祀女烈婦祠祠中炎炎聞鼓樂羣鳥飛來叫姑惡

張烈女嫁安亭汪客子客嗜酒嫗與人私諸惡少聚
飲室中呼女出拜不從惡少胡巖與嫗謀遣其子入
縣書獄令女織幌遣所私奴女曰吾豈為奴織幌耶
巖等登樓縱酒呼女飲不應巖從後攫其梳女詈且
泣還之女折梳擲地巖入犯女女大呼殺人以杵擊
巖自投于地竟夜哭不止巖與嫗恐事泄繫之牀足

明史樂府

一毛 織花盒

斧維交下斃焉舉其尸尸重不可舉縱火焚室為鄰
里所告伏法里有烈婦祠二日前聞祠中鼓樂聲火
炎炎從柱中出鄉人遂祀烈女

三娘子

把漢那吉闖入關俺答解辦拜漢官奇貨已居王崇古
枉開馬市笑仇鸞忠順夫人三娘子一隊紅妝鬪比妓
亂點駝酥舞白題更索珠鈿綴簪珥至今圖畫寫昭君
六宮粉黛誰能似黃台吉捨力克雞皮三少嬌顏色秦
家良玉女將軍猩袍錦繖差堪匹

俺答孫把漢那吉幼孤青祖母一刻哈屯所聘兔捨
金的女俺答長女啞不害生三娘子貌殊麗已受襖
兒都司聘俺答奪之襖兒志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
卽以那吉聘女償之那吉怒遂南走叩關請降總督

王崇古曰此奇貨可居奏授指揮使俺答歸恐中國
賊其孫日夜泣俺答亦悔遂擁十萬眾壓境崇古論
以存卹恩要其縛叛示信俺答遣騎覘之則那吉方
蟒衣貂帽馳馬從容俺答與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
吾孫吾且世服屬無貳奚有手叛人遂定盟通貢市
封爲順義王俺答死子黃台吉襲封有婦一百八人
三娘子嫌其老病將別屬總督鄭洛令人說曰汝歸
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婦耳三娘子曰歸之黃
台吉死子捨力克立收那吉妻大成比妓爲妻洛復
諭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與娘子聚則封不然別
有屬也捨力克盡逐諸妾入娘子帳中合婚封忠順
夫人娘子慕華風不時款塞總督吳兌兒女蓄之常
致手書索金珠翠鈿隨市給予至今中國傳其畫像
秦良玉石砭宜撫司女土官有戰功

逐新鄭

華亭去分宜江陵逐新鄭賢否雖懸殊門戶總同釁主

少國疑賴元老一去一留由馮保宰相踉蹌出午門先

明史樂府

美 懺花盒

皇顧命寒秋草大臣獄起重驚倒可憐身歿無遺表夫

人涕泣致相公敬爲先夫獻微寶富貴何常忽易人江

陵簿錄還如埽噫嘻乎前人跌後人滑古來名位多相

軋死姚崇算生張說

穆宗崩高拱張居正並受顧命太監馮保方居中用

事拱與居正謀去之居正陰泄于保遂傳旨逐拱卽

日出朝門得一牛車立而附載緹騎追之踉蹌而去

亡何上出乾清宮有無鬚男子袖刀趨走執而鞠之

曰王大臣自戒總兵來保密報居正居正執保耳曰

戚公握南北軍勿妄指可借以除高氏乃使家人辛
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劍美飲食之令供高相君怨望
使來行刺願自首免罪獄具楊博葛守禮力爭之居
正乃啟上令會問朱希孝使善詞校尉入獄詢大臣
且語且怵以法始吐實審日保問誰主使曰爾使我
我豈識高相國保語塞密飲以生漆酒瘖之論斬拱
僅免竟驚悸卒夫人哀生前寶玩獻居正曰敬致相

公爲先夫遺念也居正惻然爲講持後事諺云前人
喫跌後人把滑

惜江陵

兩婦人一孺子十歲官家誠難事朝講書夕講史十年
宰相多深計當時司禮眈眈視不爲振瑾亦幸耳惜乎
奪情犯不韙母八座兒及第薰天勢權無二太岳先生
且休矣豈知一聲色勃如霍氏禍從驟乘始

江陵奪情吉服視事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皆
疏論廷杖觀政進士鄒元標積基視四人杖畢而上
疏亦杖謫大夫人歸所過郡縣備極供奉子懋修賜
狀元及第上曰以報先生也又欲書太岳二字賜之
居正力辭而止上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北音讀
作背居正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驚同列皆失色

弔南塘

明史樂府

五
鐵花盒

副將軍在南郡殺倭全用鴛鴦陣大將軍在薊門閱兵
爭跳龍虎屯結髮從戎無不可籌邊更重北門鎖萬里
長城背朔方伏波祇看飛鳶墮江陵已沒二華亡倚劍
悲歌古戰場白袷角巾歸第日路人誰識戚南塘惟有
白頭舊部曲西風落日歎燒荒

戚繼光在薊鎮江陵當國譚綸爲總督邊防修舉烽
燧不驚江陵沒後人言波及徒鎮嶺南罷官歸過吳
門角巾布袍借二三文士攜手徒步莫知其爲故將
軍也部將陳第作塞外燒荒行以弔之二華綸字也

礦使出

礦使出山川泣稅使出舟車泣君王爲商賈貂璫皆盜
賊百姓變殺貂璫有司罪繫桁楊可憐太守婦自縊檻

車旁滿朝文章不報罷詔書已停持不下欲詔下待晏

駕

萬厯二十四年始開礦明年抽稅中使幾徧天下武昌民變逐陳奉遼東民變逐高淮雲南民變殺楊榮蘇州民變殺黃建節等湖口稅監參南康知府吳寶秀速訊妻陳氏自縊檻車旁葉向高以下諫疏幾百俱不報三十年上偶不豫召沈一貫諭以罷礦稅諸事翼日上安中悔追止之至四十八年遺詔乃罷

東林黨

漢君宗唐牛李洛朔蜀皆君子朋黨論東林起宦官傳
相終始東林講學固迂儒東廠要典豈聖書錦衣衛中
殺直士國子監傍祀刑餘椒山已入張經獄揚左還隨
廷弼族朝署方將門戶爭市曹自爲封疆豢

明史樂府

懷花盒

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時目爲東林黨沈一貫爲浙黨門戶傾軋垂五十年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于國學旁謂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許之嚴嵩殺楊繼盛以其名竄入張經失機律楊漣左光斗坐受熊廷弼賄擬罪追贓實風馬牛不相及也

妄男子

妄男子稱張差棗木棍打小爺不風不顛語相左龐家
劉家實教我外戚陰謀未必無根究標連卻不可母愛
子抱古有之君王寢食戀驪姬申生無恙他勿論不見
梁園焚獄詞貴妃泣向東宮拜諸臣休言鄭國泰光皇
仁孝早賓天留得戚妃如意在

萬厯四十三年有男子持棗木棍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執訊之供名張差蘄州人語言顛倒形類

風狂及王之案提牢細問招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
跟不知姓名老公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
飯說你先衝一遭撞著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
救得你等語再審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
老公名龐保劉成說打小爺喫也有著也有等語于
是言者紛紛多涉戚臣鄭國泰貴妃懼訴于上命
自白太子妃泣太子辯甚力貴妃拜太子亦拜且并
且泣上亦掩泣駕幸慈甯宮召見百官反覆宜諭并
令太子諭曰似此風顛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于
是斬張差于市斃二璫于內廷王之案斥爲民

進紅丸

梓官方在殯美人深夜進太府豈無醫奄人不利病大

黃一下決不治紅丸雖進補已遲有心無心一再誤乃

以朕躬嘗試之春秋許止唐柳泌引經斷獄罪無辭姦

醫庸醫皆可殺奈何重賞復輕罰內廷不斬崔文昇外

明史樂府

廷空劾方從哲

光宗諒闇鄭貴妃進美女四人上不豫內醫崔文昇
用大黃藥一日夜三四十起頭目暈眩不能動履楊
漣疏劾之云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羹粉
不足償無心則一誤豈可再誤上宣漣入注日久之
方從哲薦李可灼進紅丸上飲湯輒喘藥進乃受上
喜稱忠臣者再頃之傳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復進
一丸明日駕崩矣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以王
舜安疏改票罰俸一年于是言者譴起謂文昇情罪
不減張差而可灼次之并劾從哲從哲疏辨自請削
奪會議可灼遣戍文昇發遣南京

嘒鸞火

貴妃方辭坤甯去選侍旋向乾清住封后封妃許不許

手提哥兒咄咄語防微杜漸亟移宮專制垂簾事不同

先皇末命猶在耳嘒鸞一火太恩恩雉經入井傳聞異

保全母子無他意宮闈骨肉貴調停難將國事行家事
諸君莫爭鄭與李奉聖夫人又至矣

光宗不豫召諸臣于乾清宮諭封李選侍爲貴妃語
未既選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咄咄語復趨之出向
上曰要封皇后上不語明日駕崩楊漣排闥入同諸
臣哭臨畢請見皇太子爲選侍匿于煖閣舊侍王安
給選侍抱持以出諸臣即叩頭呼萬歲播至慈慶宮
尙書周嘉謨等合疏請選侍移宮左光斗疏有武氏
之禍再見今日等語乃移居嚙鸞宮相傳選侍維經
皇入妹入井賈繼春上書輔臣委曲調護以至先帝
之恩亡何嚙鸞宮災上論選侍皇妹俱無恙擢漣副
院斥繼春爲民至忠賢翻案封選侍爲康妃

趙高傳

委鬼當頭坐茄花滿地紅趙嬈曹節竟私通千歲太太

配公公月華門前車鬪風涿州道上馬游龍內操撻鼓

明史樂府

鳴刀弓狂狴流血朝班空祠堂昭德兼崇功乾兒義子

多如蟲讀史至此惟三歎殆哉岌岌將作難滿朝彈章

君不見中宮獨看趙高傳

萬曆末年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當頭坐茄花滿地
紅委鬼謂魏北人讀客爲茄謂奉聖夫人也忠賢私
容氏如夫婦客在宮中乘小轎歸私第經月華門侍
從呵殿燈炬簇擁衣飾鮮麗儼若神仙入爭呼拜爲
老祖太太千歲忠賢進香涿州鐵騎如雲羽幢青蓋
夾護環遮與乘輿無別開內操金鼓喧闐皇子生震
死焉上一日幸張后宮顧見几上書一卷問何書后
曰趙高傳也上默然

哀應山

應山椒山之後身大聲偉貌如天人手扶幼主出宮門

呵叱羣鬼不敢嘖忠賢大罪二十四當如守忠卽安置

言未脫口頭先碎血衣裹尸無葬地臣死去訴高皇帝
揚連應山人疏劾忠賢二十四罪中書吳懷賢讀之
擊節稱快旁注曰當如任守忠卽時安置忠賢聞之
遽下獄拷死連之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僅以血
衣裹置棺中歸無葬地置于河側

池中死

江萬里有止水高御史池中死大臣不辱義如此哀哉

諸公卿狼籍埋西寺不死西市死東林始信東林有君

子

高攀龍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繕遺疏封授其子世
儒夜半密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園池死疏曰臣
雖削籍舊屬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
北面以效屈平之遺

五人墓

明史樂府

懺花盃

閭門轟轟來緹騎吏部挺身就拘繫滿城罷市相呼至
校尉鋹鐺聲何厲東廠逮官乃無忌闐然一擊羣狐斃
願與周公同入地顏佩章自奇士一時五人爭殉義後
人瘞之虎工寺劍池月明魂魄毅君不見魏與崔斲棺
斬屍揚其灰松耶柏耶安在哉惟有五人之墓長歲巍

周順昌破逮士民數千人擁至使署呼冤緹騎擲銀
鐺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何敢紛紛市人顏佩章曰
吾以爲旨出朝廷乃東廠耶衆怒闐然而登駟緹騎
立斃巡撫上其事順昌死詔獄殺佩章及沈楊周文
光馬傑楊念如五人于市後人葬之虎工寺旁題曰
五人之墓

定逆案

上登極定逆案一筆勾萬家竄居無何局中變修朝典

第 100 号

